

小樽高等商業學校			
圖書館			
總			九門
一			三
九			
一			
號	冊	號	部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二十六

門人吳江姚 璉原輯

後學興國萬斛泉編次

校印

原稿三百六十條前有引後有跋墨筆圈點

三百二十九遺三十有一硃筆圈一百七十遺一

百九十此前後手定數也○外二十條見副葉中

有甲申年月入第二卷為便蓋此稿始於己卯訖

於壬午自不當攙入以後語耳

何先生命璉錄時
題於原稿卷首

願學記一

自張夫子為劄記之語前正率多作之履祥魯味過

人閔凶自幼長幸有悔竊事先傳雖知固習疎罔與
至教然一言幾道皆先聖賢良師友之錫也其敢忘
諸因以所聞爲願學記與二三子共勉而已若乃剽
拾塗言沾沾詡俗則豈敢出此時崇禎己卯秋九月
旣望

吾與聖賢同此身心同此日月如何不學

凡讀書每處必求其實自然有益如讀大學在明明德便
思明德是何物若實見得其於學也思過半矣
三尺童子已誦孔孟之言終其身不知所言何事豈非百
姓日用而不知乎

苟無篤信之心雖聖人亦如之何

王充曰舍其家而觀他人之室忽其父而稱異人之翁今
之儒名而墨行者爲然

語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又曰幸迷途之未遠念此
卽何能不改過而遷善也所憂者後之視今猶今視昔
耳

人之生也戴天而履地莫不有乾坤之德焉爲學之道震
以動之巽以入之坎以習之離以明之艮以止之兌以
悅之以至動而爲震入而爲巽習而爲坎明而爲離止
而爲艮悅而爲兌如此則成位乎其中矣

謂三教一源者猶秦檜之主和議外邊雖文飾實是降虜
借彼說以明吾道者猶玄宗之用安祿山所用者小而
所害甚大

君子其心可測其身不可測 日新 小人其身可測 下達 其
心不可測

祖孔子而宗顏曾百世無敵

一旦有覺痛悔前非不自知其顛之泚而涕之零也但此
際須用懲艾工夫後來方不大錯即錯亦便知之
規矩方圓之至聖人人倫之至為學不師聖賢而師己意
其做將有不可勝言者

局量褊淺規模狹隘即能自好未免為鄉人也

橫渠云譬如延蔓之物解纏繞即上去今宜常思此身所
被纏繞者而勇決以絕之

懈意一生便不誠

能言而行不逮敢不猛省其工之惡亦只靜言庸違而已
不恥愚不肖而恥學問於人可謂智乎

吾輩為學讀孟子知入德之門矣孟子本之子思子思本
之曾子源同而流不異玩其辭者當自得之

身不行道豈不仰愧俯怍

且務事事過人無藉口中行而流入愿人也

初學之士於諸外好習氣未遂決絕能發乎情止乎禮義
久則自無之矣然亦因循不得

謂學爲頓悟不由漸達者此言非也周子曰士希賢賢希

聖聖希天

朱子曰大抵吾黨於貨色兩關打不透更無話可說也至
哉言乎書曰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聖人之德亦如
是也

因物而遷如萍在水何所流極

萬章公孫丑樂正子諸人亦一世豪傑六國之時游說之
徒立談取卿相富貴利達者歸焉楊墨之言盈天下天

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其中深思好學爲不少矣而又
有申商刑名之學所寂寂者孔子之道耳孟子一身所
如不合仁義之言當時格格不入而諸弟子相尋不去
非智勇之備而能之乎惜也從者數百人行名多不傳
也○只今山谷海隅所至建學朝廷取士必本四書五
經非聖之書不列庠序可謂聖道大顯矣而人心學術
無非楊墨申商無非富貴利達甚者公卿大臣爲僧道
弟子矣見有一二爲孔孟之言者不知愧恥反從而非
笑之不獨樂正子公孫丑萬章也從者數百人亦孰能
及之歟

父母有子未得謂之有子教成而後謂之有子人君有臣未得謂之有臣教成而後謂之有臣故曰師也者有父之親有君之尊又曰五倫弗得弗親

習俗汙下邪說橫流初學之士聞人言語一時無主便爲惑亂自今入耳者苟非理義爲吾志之所樂勿聽可也

原校一

本刪去

曰執中曰存誠曰主敬及其成功一也

君子之心猶淵之泉也小人之心猶鼎之湯也

將樹穀者必去其草將具食者必滌其釜將學者必離其舊習之汙

識趣卑陋其難與言甚於五鄉矣

世衰道微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是相率而遠於人類也哀哉

求益在親師損疾在取友

苟志於道則於世俗之馳騫而不舍者皆將揜鼻而過之矣

與君子交能使人厚與小人交能使人薄與君子交能使人誠與小人交能使人僞慎哉誠僞厚薄之際可以省已可以觀人

人於異端邪說不能如探湯之惡則於斯道亦不能有朝

聞夕死之志外物之誘也亦然原校見問目○炳按問目未見疑在闕頁中四

十二條九
十二條同

身未嘗入世習而學道猶以璞為器以絲為章於希聖賢也何有

日用之間非志勝氣則氣勝志志勝則氣亦見其清明氣

勝則志恒受其昏沮孟子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易曰敬

以直內義以方外功夫如此方夾持得定原校問目略

今人臨事則終夕不寐醉飽則晨而思寢志氣之勝亦一

驗也

山至阻也而人梯之海至險也而人航之志之所前何往

不濟

欲志伊尹之所志當志范希文欲學顏子之所學當學朱

考亭日漸而進自有所不能已矣

一日之間應感萬端而無非天理之流行則靜矣去事求

靜反得動也原校問目見過

終日磐旋山足目前不無所見不若直登絕頂豁然大通

也與錢字虎登武林山

德者至微而彰至柔而剛至約而廣故記曰精神見於山

川德也

無常師則學可大與人同則學可久

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學問之道盡乎此矣

頑鈍只是無恥薛敬軒云開卷便有與聖賢不相似處可

不勉乎

朱子曰寬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愚常以此言爲絃

韋

爲之不已終有天下歸仁之日書曰若農服田力穡乃亦

有秋

執之不固難以有誠

一日之間所行之事非善卽惡所爲之學非益卽損曾子

曰吾日三省吾身子夏曰日知其所亡學問工夫未有

不極於嚴密而能有成者

老氏曰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愚

亦曰賢人常善自救故無棄身

揚子曰孝子愛日嗚呼可不勉乎

今人臨事屢日夕不倦事已肢體厭怠只是志不立之故

志勝則不厭怠矣

不能從善只緣胸中先有夫子未出於正一念所以水石

愚謂其人雖未出於正所言實正安得不從

天地之心吾心也復則見之

古人不願贈車而願贈言故易以告公爲益志吾見今之

乞車者矣未見乞言者也

范華陽曰至剛與大勇人君不可不養予謂自天子至於庶人皆然蓋不剛則柔不勇則餒其人何事可做風流波靡陷溺而已矣

幽明生死只是一理君子慎於獨所以能通幽明一生死近來無他作惟求心以靜而入深學以要而就實答顏士鳳

朱子曰孟子一生忍饑受餓費盡心力只破得枉尺直尋

四字我輩若無一種忍受志力終不濟事也

敏求則心勿忘勿忘則日新又新矣原校問目異

畔上論田終於苗何濟不如實從事於耕芸也

為學先去機心

學者須實下進德修業工夫不然終日講學道聽塗說而已

飲食之間不可有忘民力

精神外馳不知反約哀哉

權與功利毫釐千里故君子慎之

聽雷之時君子庶民一心也雖夜氣不足以存之後無不

一也辟如取火於石擊之即出故日復其見天地之心

常想茂叔胸中如光風霽月則樂亦在其中矣

須是刀鋸鼎鑊上過得然又不是暴虎馮河的話

知以知之仁以守之勇以行之

不能存養道聽而塗說也道聽塗說只是無恥

人之所以不如顏子者有不善不知知之復行而已

常思竭力耕田供爲子職之語則自爲爲人不敢不勉與董

士鳴

常思堯舜之道盡於孝弟則子弟之職不敢不日勉其所

不足矣

惑處不辨終身自以爲是

曾點莫春風詠樊遲從游舞雩之下於此可得存養之法

原校與問
目小異

父子兄弟之間而純任怨尤不知責已難矣哉

每苦妄念難釋偶閱詞曲得沒來由三字不覺爲之渙然

陰陽得其正則萬物豐樂違節則萬物耗瘁人心之剛柔

亦然

見人卽宜反已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有德者物不得而揜之詩曰鶴鳴於九臬聲聞于天

致知者所以爲力行也今人言致知多不及力行豈非好

言精微反遺却平實

慕道之心能如孺子之慕其親而後不爲外誘所遷苟不

如是浮慕而已

讀春秋方知所行多非義

貨色易破名難破也

虛名有損實學不可不戒

長惡甚於爲惡

學問不可不試之以事不然無處得力也

念舊惡由於不仁

程門四字教學者舍此更無學法蓋下學上達此爲一路

學問但憂志不篤功不密

原校見問目

君子上達有爲者亦若是小人下達民斯爲下矣呂東萊曰驅駿馬而馳峻坂中間豈無駐足之地若只求彼善

於此則下達而已矣

朋友之益不特勸善規過但觀摩嚴敬之際其益已無方矣

古人之書古人之心也其言皆吾心所有之理故讀之可以得吾心之本然其未有得者心有所蔽也

有妄由於有欲理本无妄

於身有過差與學有不足每於過後知之所云方其在夢不自知其夢也覺而後知其夢也夫然則安可以不務致知乎哉

本體自是光明緣胸中不得洒落故多障蔽如燭籠添一

骨則障一路明去之便通明也○洒落非主敬不可

行有死殫莫不哀之人而不學與死殫何異乃不知哀乎

天未嘗限人人自限耳

今之學者多言精微反遺却平實

大都學問之患非是畏難而苟安卽是進銳而退速若鼓

行不休何不濟之有譬如積書萬卷一時不能盡讀若

目讀一卷不過三十年便已究竟若畏而不讀終身不

得一卷矣倦而中止雖僅遺一卷亦未得爲究竟也如

以下刪去自批
云侈談可笑

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德至也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無

德也

三才一陰陽也在天地爲兩暘寒暑在人爲喜怒哀樂政

教平則氣和氣和故時 順政教失則氣戾氣戾故災

沴生是以聖人致中和以贊天地之化育

二氏之說於未發之前亦有似是但已發一段作用則非

所以無父無君而爲禽獸也

有德而無慧申生其恭也有術而無知荀息不食言也

修其身則人之賢不肖可得而知也

孔子門人三千尙嘆不得中行而與今人初學輒言中行

此是作偽口實道聽塗說未之學也

舜以堯爲父堯以舜爲子作述之事如是而已

以有爲亦若爲期以半途而廢爲戒

以善養人雖小人有以服其心矣

孔子告人如化工之付物各得其材孟子告人如大匠之

引繩必要其直

漢唐以來諸儒都只狂狷之士惟濂溪明道有中行氣象身之所至而道在焉放其心者不能辨也

小丈夫亦與妻婦異矣

近世朋友書札往復徒及起居鄙俗而無學問相勉之意非古人之道也

天下無不可事之父母閔子騫異母也一言之間感動及

此況所自出乎蓋父母未有不愛其子者特子性情不

至始之父母非不我愛終使他人得而間之至生我之

人視若行道良可痛耳若能誠身未有不順乎親者薛

孟嘗斯爲下矣

與某人言下同

以爲無可如何而止者皆恕也其極爲申生之死孝子不

忍出也或曰何術以處之曰惟誠而已誠則順親有道

妄求與苟免只不知命也

古之交者詩曰與子偕老與子偕臧今之交者易曰日中

爲市交易而退噫

中孚信及豚魚況人類乎不見信於人只宜自反須是重門洞開毋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也

凡讀一書必期得其要領沈潛而反覆之則益自至矣

孟子之學過於有子有子可以立者也孟子則可以權矣

才字義本大今人却看得小蓋經綸天地之謂才故易稱

三才言人能參天地則為才也至於五臣十亂則歎曰

才難言如五臣十亂乃為才也噫由此言之三代以後

鮮矣其為才矣

無才由於不學非性之罪也

取聖人之言以治己之謂君子取聖人之言以誑人之謂

小人

君子以獨善為恥小人以同善為患

天佑人助祇是一誠

剛毅不訥其人可以大受然不可無學

今之學者不特實不如古即名亦不如古古之聲聞千里

之外應之今之聲聞千里之外求之噫抑惑矣

飲食之細亦可以觀德

愚觀死生之際而知性之本善也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

知愛親敬兄性之謂也會子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亦

性之謂也夫人之賊其性者特以養其小體之故是以

一旦至爲不善而无所不至也孩提之童未爲物遷粹然至善固已至於將死而凡所以及其身者一無恃焉惟此一身而亦無所恃焉則人欲之私豁然盡去而油油然復其本然之善矣此云桀紂盜跖之所不能亡也苟卿之徒自賊而已矣

原校一本刪粹然至善四字

志無求易事不避難則德日進而業日新矣

人莫不爲子孫計長久而不知教其子以賢一子賢子以及子其風遠者數十世十世近者五世三世嗚呼可不慎所以教之哉

人各欲善其子而不知自修惑矣

常人有三變有妻子一變也仕一變也衰老又一變也能不變與變而異於常人非學不能

但能久於其道文義自然精貫能爲文而不聖賢者衆矣未有聖賢而不能爲文者也

孟子言知言養氣制藝雖小道當具此二長蓋知言則不陷於淫邪養氣則不縮於千萬今人文字不好只爲舍本而求末象山所謂翫雞終日縈縈無超然之意也

學問樂事何故作楚囚相對明道再見周茂叔吟風弄月以歸可謂善教善學

以待來年之心爲學學之所以無成也甚者乃待其子可

嘆矣

愛朋友而為之護短是畏一時之逆意而忍其友為天下
訾也其不愛孰大於是

天下之理虛則行實則塞是以五石之瓠能行江河若以
芥為之舟而置物焉則必溺於坳堂矣咸與中孚亦只
是虛

知言養氣本原在惟精惟一書曰嘉言罔攸伏知言也烈
風雷雨弗迷養氣也

諸子論性只在氣質之麤甚者從習而言之所以紛紛也
子思孟子則純粹以精矣以其從繼善說來

父母無人不慈有一二不慈者則聞之矣人子多不孝者
有一二孝者則聞之矣此人子之事親終不如父母之
愛子為至也

其人不賢譽之何益其人果賢毀之何損適足自見其私
而已且稱人之惡蔽人之美不祥莫大焉

疑謗之來苟自反無怍雖至大者不一二年豁然去矣汲
汲以釋之者陋而已

有欲則有人我有人我則勝負得失因之而起故有爭黨
無欲則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何爭黨之與有

告君之要有五日誠而愛侃而恭中而亮約而盡審而確

不然雖忠懷嘉謀猶將無益於君父也

心養則能大配天地亦只大之盡量

按鄭當時傳其先鄭君嘗事項籍籍死而屬漢高祖令諸
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為大夫

而逐鄭君義哉鄭君足使諸名籍者蒙面矣

原校與下四條已入

備忘錄遺 斛泉按備忘錄遺皆未之見俟更考

秦并天下斬殺山東六國之民約一百六十餘萬人諸侯
入關之時始皇男女三十餘人皆屠戮無孑遺不仁之

應速哉

豁達大度寬仁愛人好謀能聽知人善任此英主之規模

亦吾儒之美德也

按史傳高祖以曹參為齊相國參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
以安集百姓者而齊故諸儒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
膠西有蓋公使人厚幣請之既至蓋公為言治道參於
是避正堂舍蓋公焉之宗時姚崇為相紫薇舍人高仲
舒博通典籍齊幹練達時務崇每坐二人以質所疑既
而歎曰欲知古問高君欲知今問齊君可以無闕政矣
賢矣二君可為居高位者法已推是志而進求天下之
賢人而用之何患不長治乎

史記高祖自將擊冒頓冒頓佯敗走誘漢兵漢兵遂擊冒

頓冒頓匿其精兵見其羸弱於是漢悉兵逐之高祖先
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圍高祖於白登七日
然則母云夷人寡智也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帝乃使
使厚遺閼氏閼氏乃謂冒頓曰兩主不相角今得地而
單于不得居之也乃解圍之一角於是帝得出與大軍
合彼婦出走外國亦然乎

爲長上者使民有爲農不如爲兵之思而天下亂有爲兵
不如爲賊之思而天下亡稽古以鏡莫不皆然者也
吾黨適此凶亂操心危慮患深亦進德修業之一助也不
可不省

古之學者猶中夜嬰兒失其母今之教者猶建鼓而求亡
子

今之師弟朋友懷利以相接而已噫猶爲有師弟朋友也

哉

原校一本作噫行道之人而弗
忽也况猶父子猶兄弟之人哉

達而離道者有矣未有失義於窮而能有爲者也伊尹有
莘孔明南陽只是決不失己

真西山讀書記成語其門人曰此人君爲治之門苟有用
我執此以往吾輩讀書苟無執此以往之具漢人所謂
醫生書主人耳

權衡不定於胸中則輕重之倒行而逆施者眾矣

守令得人則民安教職得人則俗美民安則盜竊亂賊不作俗美則公卿大夫多賢用人者可不思乎

祖宗大法布在方策今日治本惟在擇人而任之任人之重一閣臣一吏部尙書一兵部尙書一都察院四人而已皆賢則治得勝失小治失勝得小亂皆不賢大亂若大賢之得君而行道者一人而可矣

天下之亂二貧窮極則反富貴極則反內極富貴外極貧窮雖欲苟安不可得也

自齊桓晉文以來至於今皆殺無道以就有道者也皆不教而殺者也有甚有不甚耳

國事之敝患在公卿大臣養交避罪而無實志以求通才噫豈獨秦之所以亡哉

觀古人事功無論大小當求其本領所在如忠武侯蓋在澹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也

思古人得百里之地而君之何以能朝諸侯而有天下則知爲政之道矣

原按一本云吾輩事業當從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朝諸侯而有天下想出

三代以上知帝王者以德以政三代以下知帝王者以象以相公侯以下皆然噫豈天命之在是乎乃作史者之過也

漢之治盜賊者猶多不出於誅也

國朝先正其功業傳後者爲官於三十以內十六四十以內十三其老成而遇者十不一二耳皆資格限人之故蓋官小權輕不足有爲欲至大寮無論京朝郡縣大約歷二三十年而後可所以精力盛時多無社稷之任不過謹守法令而已及至得爲精力又衰故早遇猶能自見若遇之晚率不及登朝而死矣夫少年登第者於學問既有所不深優而後仕者日月又不能我與是以有伊呂之志而未及其成有管樂之才而不及一試也人皆不知可歎哉

賞不稱德雖日爵人而人不感也刑不當罪雖日殺人而人不畏也

均平之中有別異而天下治

王伯安在江西時移文郡邑有曰雖在催科恒存撫字又曰勿因事變之難有灰愛民之志後世爲有司者何可不知也

或問人未生之前有呼吸否曰無呼吸而有息息曷連曰母子一氣也母之呼吸卽子之息

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則能不失赤子之心也與人爲善最是樂事善與人同尤樂

或問文王當武王之時亦征誅否曰是必征誅但文王爲

之固有不動聲色處觀詩書之文文武氣象自別

春秋傳曰心不外者乃能統大眾智不鑿者乃能處大事

今之言者反是

詩不必求工興會所至偶然成文可也無病之呻無樂之笑可恥矣

天地之道中而已

文固不可離實作傳尤不可虛作傳如寫照虛則非其人矣欲誣其可得乎

伊尹周公世未嘗傳其兵法而行師制勝天下無敵得其道故也

天地有盛德氣與尊嚴氣夫子威儀文辭亦無非是也

朱子曰濂溪在當時人未有知其學者惟程太中獨知之宜其有兩程子也愚謂爲兄當如明道爲弟當如伊川爲父當如太中爲子當如兩程也

救荒之策則存乎周之十二政矣然亦未也

治易治之地施政而民信之難治者信而後施政

遇也者君子之幸小人之不幸也然早遇亦非君子之幸益戒益謙則善矣

宰相以正君進賢爲職故說命曰惟說不言有厥咎又曰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於庶位

斯道本大母爲小之斯道本公孰與私之

武王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立達者君師之事也仁者天地之心也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故執兩端以準繩事物而天下之理得也

君子得位則行其道不得位則行其教教行道亦行矣

我輩門人益進成就之懷能不時切父兄之意誠篤子弟

雖甚無志不可棄之子弟之意誠篤父兄雖甚無禮亦

不可棄之

與姚林友言

聖人得其同然故能推之四海而準也

以德服人不如以德化人之易也風之及物也不崇朝而徧四海置郵傳命豈足言哉是以君子長民憂德之立不憂民之不順

上天下地吾處其中豈非廣居

身者其表也天下國家其影也表立而長短曲直弗能違也身立而善惡治亂弗能易也以曲木而求直影得乎爲之不厭則能盡其性誨人不倦則能盡人之性

與人講解經書最是有益疑問固是相長卽聽而不問亦是相長故曰敦學半也存養省察亦在此

母意母必母固母我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也

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弟最是易知易從特患不誠耳

修道之教猶以水合水以火授木

有道之士猶蛟龍之不可繼而服也猶虎豹之不可繼而御也

待小人與待夷狄之道一正以持己誠以接之

是心可以昭事上帝質諸鬼神而後可以云不作於人以保赤子之心教人則盡道

以我治人則難以人治人何難之有

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只是得其心之同然

不能寡尤寡悔但當反求諸心若只從言行上加功恐流於逢世爲工耳

喜怒哀樂之未發寂然不動吾心與天地同體也發而皆

中節感而遂通吾心與天地同用也體備則用自全

父母生子有一人克家者其志則樂天地之心如是聖人之心亦如是也

子生父教固重母教亦惡可少哀哉履祥不得聞父之教

也今恐恐然不敢以不好修者幸先慈之教耳

先慈之教一

未之能若言能行則亦庶幾聖賢之徒矣

顏士鳳吾益友也二十以後兄事之

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為人臣者不為忠即為亂為人子者不為孝即為賊是以許止不嘗藥謂之弑父趙盾不討賊謂之弑君不以其與操刃者異而有怒辭也故曰為人臣子而不明春秋之義者罕不與於亂賊之黨與

目有異兩存之

原校原稿一卷止此以下在庚辰辛巳稿續錄以成一卷

人不立志則不得不以氣為用氣盛而盛氣衰而衰姜公業立於暮年曾子斃正於易簣只是志勝讀程先生語錄中已有此意

韓信之誅論者追咎其請為假王愚謂請為假王不甚失

特楚滅之後當學子房閉門不當陳兵出入耳

堂中巢燕殷雷急雨之中衝飛覓食不少休息豈不畏死哉愛子之心無不至也諸雛亦知之乎感此泫然

天下之理不翕聚則不發散間常推之體先於用陰先於

陽知先於行內先於外諸若等類莫不皆然

以君養民有限使民相養無窮子曰君子惠而不費此之

謂也

吾家曾祖祖父年皆七十唯先子不及耳履祥今年三十

有一行己大端自度不懼走失從此以往至曾祖祖父

之年尙有四十餘載孜孜不已日慎一日何患不到聖

賢地位

養子六歲出就外傳至十有五章句記誦當已略備聘賢
 師教誨之三載五載而無小成非下愚則無志者也
 人非聖賢豈能盡善必有不善者矣人非邪慝豈能盡不
 善必有一善者矣苟有善雖不及於吾何可不學也苟
 有不善雖賢於吾何可不改也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
 遠

君以我為師我以君為友如此則皆有益矣

與及門諸子言

能造次必於是而後能顛沛必於是

紀夢

愛之而弗學猶嗜炙而弗之食也與弗嗜何異惡之而弗

去猶畏溺而弗求出也與弗畏何異

怒哀之過為戾喜樂之過亦為戾

陳顯微註曰人之髮根在首而四肢垂下魂神自天而降
 也然則人老而髮衰落豈非其根先撥乎前人論相曰
 髮長而黝者壽亦是理與

士鳳數以直言相規且言之無不中失真藥石也能不敬
 而思之

古人造字皆有深意佚字從人從失蓋言佚則失其所以
 為人也

人之有失每身為之也克己復禮則心正而身修矣

或曰子之學道能至堯舜乎余應之曰必眉八采而目重

瞳余則何望焉如不以此吾何為獨不可語氣似稍涉

無是也但壯年志高氣銳真有顏子有為若是之意亦足以見先生志之所立矣前吾家曾祖條意同不妨並

存

但將義理沈潛反復自能日新又新

今之為政者皆不教而殺民者也

行事之際常思其終接物之際宜戒其薄自警

均是日也非為學即為不學古人矻矻以令聞今人悠悠

以沒世均是事也非為修即為為邪君子業業以幾於

昌小人勞勞以幾於亡嗚呼曾子所以三省也與

仁義之心未嘗滅息感之即見如叩鼓有聲不知擴而充

之則聲隨桴隱耳

人之才可以無所不能但不能盡耳顏子庶幾亦只竭才

任道拯時溺興文起代衰自題居室兼贈姚林友

堯舜至今存其心存也盡其心則人皆可為堯舜

皇父未嘗習應舉之業然最好學問稍稍有暇手不釋書

卷間有不明者輒就履祥所事先生而問焉每於先生

講書時輒靜坐別室聽之或獨立戶外講已啟戶而入

與先生質問所疑是以經書傳記而外雖醫藥卜筮星

相詞曲雜說之屬無不通曉履祥方幼嬉戲時皇父戒

曰何故不讀書如我不曾要中舉人進士然閒暇時一刻離了書策便過不得因曰愚而不學則益其愚智而不學則失其智方時猶未深曉自今思之雖賢師何以加此

明知壽非彭祖智非堯禹才非周公而復優游卒歲好學不如顏子何也 自警

嘗言釋氏有體無用非也未有有體而無用者天下無無波之水亦無無水之波

哀哉哀哉履祥不得事母者忽十有一年矣每思先慈母之訓誨無非聖賢至教祥未之能一也曰無畏惡人而

欺無能者不侮矜寡不畏疆禦也曰德於己者不可忘無德不報也曰毋憶人之短不念舊惡也曰非勞不可貨取見得思義也曰有餘施及窮人周急不繼富也曰修身宜日上日上無止君子上達也曰寧下人無驕人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曰無辱及於汝父守身為大也曰須親美德近正入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也曰宗族親戚朋友毋遠親親也故舊不遺也曰毋求人毋倚勢正己而不求於人也毋倚勢作威也曰表裏裏唯一圭璋特達也曰愈己者學之見賢思齊也曰好學敦善不媿於祖宗毋念爾祖聿修厥德也曰為善天

知之為不善天知之蕩蕩上帝臨下有赫也曰敬老者
與長者尚齒也出則弟也曰母為人所賤君子惡居下
流也曰凡事宜有終利永貞也曰雖久語不變言必信
也曰母易田業有恒產也曰耕桑蠶織惟勤務本也曰
毋佚游失業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也曰母忘汝父意
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也曰敬父詩書手澤存焉也
曰母負先生教誨之德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也曰母忘
善言告之話言順德之行也曰宜盡汝之心忠也曰母
喪汝之德厚也曰于上者敬之禮也曰于下者寬之惠
也曰省事簡也曰正汝容貌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

先王之法言不敢言也曰愛汝身體不登高不臨深也
曰母得罪於鄉黨言忠信行篤敬也曰母妄作知命也
曰憎於人者毋怨人反求諸其身也曰不爭克讓也曰
昌汝家室及於後人教訓爾子式穀似之也曰兄弟之
愛母或異於今和樂且孺也曰亦不為人惡鄉人之善
者好之也曰時念母言慎行其身不敢不敬也曰毋以
剛而忿高明柔克也曰毋以速而躁動靜不失其時也
曰母長飲以亂履祥七歲飲酒至飲酒孔嘉維其令儀
也曰母恥衣不鮮履祥十五歲求合聞廣譽施於身也
曰母恥食不厚履祥幼常讀書歸值宴客養其小體為

小人也曰毋薄於祭祀事死如事生也曰寧不知母苦

哀哀父母生我劬勞也曰趨無疾足容重也履祥每疾行而蹟

哀哉哀哉曾子曰往而不可返者年也去而不可復者

親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時六月十有八日先慈忌

日也痛念祥年已及壯不能修身有違母教復以羈旅

不得歸執祀事因所記憶掩涕疾書識其大略以望兄弟朋友之責履祥不能力

行母教而庶得以自補也

須作出治工夫

為人君者不可以不學書為人臣者不可以不學書為人

君而不學書則無以得修己治人之方為人臣而不學

書則無以為祇身事上之則

朝廷即有敝政有司尚宜委曲以利民況可壅尼德意且

因緣以為奸乎

農夫之播百穀猶必越三時而後成為學欲速求治太急

未有不若宋人然也

吾見今之言心者輾轉反覆只說得色不異空空不異色

之語其言性者輾轉反覆只說得蠢動皆含佛性之語

所謂竊釋老之似亂吾儒之真噫夫子所以有紫朱之

惡與

未能有士君子之實而傲然自以為聖人無恥孰甚夫聖

孔子不居色取行違居之不疑者何忝反而思之色取

行違居之不疑本於好名而至於無恥

原校問目止有末三句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不可以不知人

三代以上以人傳道三代以下以道傳人

浩然之氣從臨深履薄中出

誠知道之不可須臾離自不容已於戒慎恐懼矣

聖人自是恭學者須是敬敬則能寡過

本原栽培得深固則發用有力

是非之心人皆有之須是知得自己

人於君親之仇猶曰吾姑隱忍嗚呼是可忍也孰不可忍

也

或疑居敬窮理不能不相妨以愚觀之窮理而欲不得亂

之卽此是敬居敬而物不得昏之方可去窮理二者固

未嘗相妨也原校一本刪去蓋相需者耳

懲忿窒慾則能素位而行

周子明通程子篤實張子勇決朱子精密

氣質有生而已定若欲變化愚者使明柔者使彊自非百

倍之功不能若只求彼善於此卽爲自棄非父母生我

之心也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以愚思之雖一人必有我師焉

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參也竟以魯得之朱子亦然一本刪去

獨知難檢小人閒居為不善見君子而后厭然何必見君

子而后厭然雖見行道之人亦必掩其不善而著其善

人病不察耳

上智之人便安樂也沒他不過中人以下須是從憂患中

得來

擇言而聽為難擇人而聽則易

聖賢語言固是一滾說出看書須是切實通原校一達直作洞

上直下支離不得也

天下義理皆心所固有學者但得心體潔靜予以觀玩義

理甚優游也

宗法不立不足以親親

見惡不疾是為長惡見善不從是為棄善損於己亦損於

人

成人之美固須誘掖獎勸然不可長人之驕驕斯惡矣

君子攻己之惡故人稱其善也小人譽己之善故人莫告

其惡

有過不知不幸過而不為人見尤不幸也

既要廣大又要充實既要高明又要深邃履祥自省為學

於高廣處亦有見得但深實分數少譬如三間空堂雖

見開闢却無文飾之美器用之富不足觀也乃棟宇尙有未定常苦風雨漂搖可不甞勉

今之習尙聞學道者輒指其作偽相與訕笑噫是猶愈於不恥不仁不畏不義者矣

天下無有一事不有知罪在我唯辨公與私邪與正是非毀譽不足卹也孔子作春秋其功在萬世然已不能無知我罪我之異若必要盡合人意便不免鄉愿行徑故夫子論人亦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豈獨鄉而已天下亦然後世亦然

執業專求益廣

答姚林友

孟子交際諸侯與夫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俱所謂不得已也然終不肯枉己是其根柢處

心之真實无妄之謂誠戒慎恐懼之謂敬不偏不倚之謂中無恃無傾之謂正總之只是一心猶之唐虞夏商周名雖不同只是一箇天下就其惻隱而言曰仁羞惡而言曰義辭讓而言曰禮是非而言曰智亦只是一心猶之春夏秋冬時有不同只是一箇天地

學問大端數言可舉若實求之終身不能盡是以君子日有孜孜不知老之將至也

陽明以朱子比之楊墨而云滿街都是聖人以朱子爲揚

墨不待言而明滿街豈便都是聖人須說滿街都可以為聖人方無弊不知當時學者何以遂和之曰今日出去見滿街都是聖人也

君子上達有為者亦若是小人下達民斯為下矣彼善於

此則下達而已矣

告同學諸子下二條同

工夫要使目前常有做不及事則不溺於燕安矣

萬里之行始於足下百世之計定於一日諸君何難遂立

此志

近裏一分便是一分長進故損內益外為損損外益內為

益

學易者可與權知春秋之義者可與權矣

盈天地之間者氣而已天地萬物一氣之所感也吉以吉

應凶以凶應政教得而時和豐軍旅興而災厲作人也

天乎何尤

憧憧往來朋從爾思但於起念治之則心志自定

與錢子言

為學須是謹嚴吳漢朱然終日欽欽常如對敵可為持敬

之法

仔細簡點平日之病多在貪多而欲速故讀書不記憶戒

之

道理之在己取之而不禁用之而不竭人病不求耳

若可以不為聖賢何必勞己若終不可為聖賢何故欺人

歐陽永叔云惟君子有黨非見道之言或曰君子與君

子為類非乎曰類也非黨也類公也同人曰君子以類

族辨物黨私也論語曰君子羣而不黨以下補遺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易簡之謂也

祖宗出贅冒外姓而子孫不能復數傳以後遂有同姓而

通婚姻者矣

仰觀俯察不離於日用飲食之間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二十六終

願學記後序

卯之歲秋既莫矣撫時發省悼昔者於志有未篤而學多

所遺也乃辭交遊遠家室旅於菰蘆之間環水為郭時俗

不入於是旦作夜思或燕論之次誦息之餘意有所開輒

書以記竊矢勿諉初不敢告諸人人也呂東萊曰德欲蓄

而疾欲彰又曰傳愈博而疾愈自益愈眾予也為德不進

而疾則有加自索居以來載忽三易言乎德則日無幾若

疾不啻久矣終已諱稱是樂錮厥疾而避醫也乃因同志

之云遂不敢諱凡以揭之大塗而徧望世之愈扁其術者

考夫張履祥述

原稿三百六十條查已入問目者一百有一條并

讀易十條內有三條亦見問目不載止鈔二百有十四條其

餘則闕又於己卯後諸稿中續鈔八十一條附成

一卷所謂前後手定不知何年想墨筆在前硃筆

在後但所記與所定之年不相遠固非晚年定本

也憶甲寅秋杪先友張佩蔥疾甚予兄弟往問之

因請先生遺稿佩蔥曰先生稿有不可不傳者亦

有不必盡傳者予病甚恐不能從事矣子其慎之

何先生語璉曰願學記一書先生早年從事王學

而未及刪正者宜藏之篋勿傳諸同志異日同凌

渝老商定可也後數年璉編葺遺文若干卷始從事語錄因請兩先生商之而俱有所俟逡巡未及璉以先生棄世倏踰十年兩先生俱年高又東西遠隔不獲會遇恐一日不及就正則先生之書烏能定也於是覆取願學諸稿較讎搜補不啻數次間有所疑標出於下寄呈紫雲後返書曰評語八九足以羽翼作者惜凌先生末期同商先宜奉去當有共論時耳隨質諸凌先生日子之所疑闕焉可也余與何先生商亦不過此戊辰之夏璉至紫雲旬日因以願學記及續錄數帙固請面質商定

越一載而何先生棄世矣又一載而凌先生亦相繼奄逝未幾璉亦顛蹶播遷而精神志意非復曩昔矣慨哲人之萎棄念負疚之滋深日月如駛撫躬自省悲恨如何今宅憂村僻鈔卒語錄以公同志極知僭妄無所逃罪然於先生垂教誨人之旨亦未必無小補矣

或疑傳人之書貴舉其始終而並存之以俟後人采擇不宜先有所取舍也璉曰傳人之書與所著之書不同著書本其人之學識瑕瑜自不相掩若傳書則須存其瑜而舍其瑕蓋必真知其學之始

終凡早年著述衡以晚年而取舍之則無失其書亦無失其人矣不見朱子早年亦嘗泛濫於釋老乎嘗言自見李先生後始就平實乃知向日從事於釋老之非後門弟子所成文集語類雖廣博無所不收而從事釋老之說不載則知向日所存亦以早年之說而略之矣況先生自言爲良知之學十年此稿又屬未見山陰時語則良知習氣誠有不免惜未及取而定之今一概並存亦豈先生晚年之意乎

或曰此稿旣屬先生未定則不欲示諸人可知今鈔入集中恐非先生之意璉曰程子有言易傳未傳自量精力未衰尙冀有稍進爾蓋道體無窮求道之心與之無窮如此先生之心固與程子一也年雖六十有餘而日有孜孜好學不厭且精神血氣未見甚衰真有不知年數之不足豈如世之不知而作亟欲問世身未老死而集已有定本矣嗟乎此亦爲己爲人聞然的然之辨凡吾學者不可不知也而又何疑於先生之未及定乎且先生在而不欲示諸人固程子尙覬稍進之心亦卽程子所云某在何必看此也今先生不在而璉鈔入集

又卽朱子所云伊川不在如何不看此也

語類。或問伊

川云某在何必看此此語如何曰伊川二者固並

在便不必看伊川不在如何不看

行而不悖矣

或疑此稿先生既未及定諸門人亦未及請而正之何也璉曰先生授徒三十餘年鮮有從事實學者惟壬辰歲得袁仲吳子丙午歲得佩蔥張子二子雖未納拜然穎敏力行受道之器真有如伊川之晚得尹與張也惜吳子問道七載佩蔥未及十年俱已早世固先生之不幸亦斯道之不幸也問目一書佩蔥僅於辛亥錄出請先生批閱備忘丙

午後一卷亦請點正餘將陸續從事而先生與佩蔥忽焉俱歿矣哲人既遠問業無從凡吾同學繼佩蔥未卒之業以成先生未成之書是亦後死者之責也夫

或以問目之書爲先生親正今所錄前後之語並列則此書亦用此例並存而註於下可矣而竟闕焉何也璉曰不敢也問目之書既爲先生所正則不妨兩存以見先生爲學始終冰炭白黑之不同以視世之汨沒良知而終身不察者何如也且痛定思痛病後語病懲悔之言尤覺警切所謂日月

之食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矣若願學諸書既未爲先生所定則不敢盡存以啟學者之疑以滋未學者之惑以爲汨沒良知者之所藉口若存之而注於下則又嫌於批駁先生之書矣故曰不敢也非僅璉之不敢也質之何凌兩先生亦俱以爲不敢也

或曰子於此書既不敢概存矣今觀所載似可緩處尙多何不更從精要也璉又曰不敢也程朱語錄大都門人所記各存所記姓名故不無繁複踈漏處因其所錄之人以讀其書可也讀書居業兩

錄則薛胡二子手著然前後亦有詳略踈密未必盡爲精要也總之躬行心得而發爲言詞者則毋論繁簡踈密讀之均有益於身心也若徒爲勦襲而騰口說者則雖言之至當亦適爲欺己欺人而已故讀書者因其人以知其言知其言則益知其人矣先生之學躬行心得如此雖言之繁簡踈密莫非有益身心山陰所謂諸語多從自身體貼出來是也故璉於此書惟取所謂不脫王學習氣者而姑闕之其餘片詞隻語搜輯無遺非惟不敢亦不忍湮棄也且亦嘗反覆三四矣讀書居業之外

舍願學備忘而誰而又何不精要之有

願學記所載求道之言也備忘所載見道之言也求道之時其志勇猛精進其言嚴峻奮厲其學則夫子所謂狂簡志大而有所略也見道之候其心寧靜細密其言和順積中而英華外見其學則所謂由狂簡而將日造於中行也讀其書者虛心以求之精志以察之則先生之學當自得之固非筆舌所能罄而亦非璉之阿私所好也乙亥初夏門人姚璉揮涕頓首拜識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七

願學記二

入世最是難事不可不與賢者爲友當今之人巧言令色詐僞成風雖父子兄弟之間無所不至若自己主張不定便爲所溺因思祥二十左右若不得交顏士鳳其惑於此也久矣

告同學諸子以下甲申

凡事雖當危難唯安神定氣以應之則自然得其道理而於事亦有濟矣如迎潮之舟一般把得舵正以舟迎向潮去過了幾個潮頭便平定也

輕信固不可若理之所有雖受欺何害必曰吾不受人欺